



阿尔金与可可西里、罗布泊、羌塘并称中国四大无人区，原始野性是它的代名词。它位于新疆东南角，气候干燥，原始荒芜，平均海拔4500米，面积4.5万平方公里。在保护区内，不仅能观赏藏野驴、藏羚羊、野牦牛等野生动物，而且能领略到雪山、冰川、沙漠、沼泽、草原、湖泊、岩溶地貌等原始而丰富的自然风光。

相约走进这片狂野的大地，我们几个人事先办理了许可证明，在库尔勒联系好司机和向导，一共九个人进山。

出库尔勒后，车子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的218国道行驶，第二天中午时分到阿尔金的门户——玉素甫阿勒克检查站。这里对进山车辆的控制非常严格，为了保护这片土地的生态，我们也保持着小心和敬畏。

行驶在阿尔金大地上，陪伴我们的是阴郁的天空、广袤的荒原、蜿蜒的河流和远处的皑皑雪山。偶尔看到地平线边有藏原羚的影子，还有头顶上盘旋的鹰。没有路，只有隐约的车痕。在这无边际的无人区，空间的感觉已经大大弱化，只看到刻度表上海拔在不断升高。时间似乎也没有了意义，我们唯一关心的只是日出日落。

野生动物的天堂

第二天，我们在五千米上的一个达坂上被困住了：由于日出雪化，积雪变成沼泽地，一辆车陷在泥潭里动弹不得。我们一致决定全员挤两辆车下撤到四千多米的阿其克库勒湖边扎营，第二天趁路面又重新冻结时回头救援那辆车。

下了达坂，车子驶向阿其克库勒湖。在刚过中午的强烈日光照射下，阿其克库勒湖远远看去一片白茫茫的反光，它就像海市蜃楼般，永远在眼前却不能接近。再往前就是沼泽地了，我们在离湖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扎营。

由于要救援，我们凌晨四点多起来，五点出发，在这漆黑的夜里，除了车灯，陪伴我们的还有半空中悬挂的明月，在黑夜中可以看到一双双发亮的眼睛，那是野兔，它们听到动静往往好奇地从远处奔跑着过来，看清楚是一辆庞然大物后就赶紧跑开了。

到了陷车的地方，幸运的是这个时候冰还没化，车子很容易就驶出了沼泽地。

出了太阳了，一路上动物渐渐多起来，阿尔金不愧是野生动物的天堂，成群的藏羚



沙漠顶上的悬湖



藏野驴

荒原的壮美

文图 / 本刊特约撰稿

黄浩波

羊，藏野驴等动物让人目不暇接，到了阿牙克库木湖边，这里都是水鸟，还有很多漂亮的小石头。

宿营地也是在阿牙克库木湖边，旁边有几座黄褐色的大山，名曰黑熊山，扎好营地才下午三四点，闲着没事，四处走动一下，不消片刻我就爬到其中一座山的山顶，在顶上，湖水和天空连成一线，近在咫尺的云朵在快速流动，仿佛举手就能揽下。云的影子也映射在湖面，如变幻着不同色彩蓝宝石。

黄昏时分，光线弱了，我静静望着一轮火红的落日沉到湖底。

荒漠里的巨石山峦

第三天沿着湖边继续前行，走的完全是颠簸路，汽车在荒草沟壑间走之字形，很久才能走出一小段距离，回望后面的黑熊山湖畔，已经是乌黑一片，昨天还是阳光明媚的宿营地现在正处在暴风雪之中。

路虽然难走点，但这段路的风景还不错，湖边是长长的断崖，水鸟群在悬崖间掠过，有时候晴朗的天一下子灰了下来，黄豆大的冰雹打在车身上叮当作响，一转眼，天地已经裹上一层银装，再一转眼，太阳出来了，雪渐渐化去，又是一片明媚，就像刚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继续走，慢慢地出现了很多被风雕刻得千疮百孔的巨石山峦，形态各异，有像鲸鱼，有像巨龟，有像大鹏……犹如上古时代的神兽耸立在我们周围。事实上，这些风化石是第三纪就形成的岩溶地貌，见证着岁月长河的造物变迁。

路况开始变好了，三辆车穿过沙尘暴一路疾驶，本是浩瀚的阿牙克库木湖慢慢收缩变窄。湖边的植物水草也开始多起来，一簇一簇的绿色，最后，湖泊变成湿地，水鸟的种类多了，甚至还看到有白鹭，另一边，是成群的藏野驴披着夕阳在草原上奔跑。对这几天身处雪山荒原的我们来说，这片其乐融融的景象极其养眼。

沙漠与草甸湖泊相伴

第四天早上，去世界海拔最高的库木库里沙漠的沙子泉。清晨，在朝阳下刚刚苏醒的库木库里沙漠，一片纯净的金色显得庄严静穆。

连绵几十公里的沙漠旁边却是大片的湿地草甸和湖泊，因为清晨无风，宁静的湖

面没有波澜，犹如一面巨大的蓝色镜子，倒映着远处还披着金黄色的雪山身影。湖畔一对黑颈鹤在优雅超然地戏水，如同在跳双人芭蕾。这个时刻，雪山、沙丘、湿地、湖泊、草甸在朝阳下交相辉映，如梦幻一般，令人不敢相信这是人间的景象。

到了一片沼泽地前，汽车不能再开了，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，负上轻装，往沙漠深处的泉眼走去。一路不时看到有沙漠蜥蜴在脚边爬过。终于我们到了泉眼，有两个，藏在深凹的山谷里，大的直径有200米左右，沙子泉眼润泽着这片天堂圣地，最终流入阿牙克库木湖。

泉眼被连绵的沙环抱着，一片连着一片，层层叠加，最高点在很遥远的地方。不知道是谁有了念头，大家一致决定爬爬这座沙漠，我们一脚深一脚浅地踩着沙子前进，背后留下的深深的足迹才一会儿就被风给抚平，当大家辛苦走到当时看到的那个最高点时，才发现上面又是一处更高的地方，而咬牙走到那时，又发现更高的……好在我



湿地草甸

们之前爬山都有类似的经历，不至于为此而崩溃。越接近顶峰时风越大，最终，我们历经艰苦爬上这个海拔最高的沙漠顶端。

在顶上小心翼翼地探望沙山的背面，那是近九十度陡峭的沙壁，山顶上的强风吹得衣服噼啪地响，我们无法站立，只能跪坐着，但这里风景令人震撼，无边无际的沙丘起伏，如海洋宽广连绵。

几天后，我们出了阿尔金保护区，终于看到熙熙攘攘的车水马龙街道人群，有点久违的亲切感，同时又有些怅然若失。一觉醒来，恍惚中仿佛身在阿尔金的帐篷里，仿佛外面停着充满泥泞的越野车，仿佛听到不远处水草地里，夜间野生动物路过的脚步声。

阿尔金的荒芜壮美狂野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■

